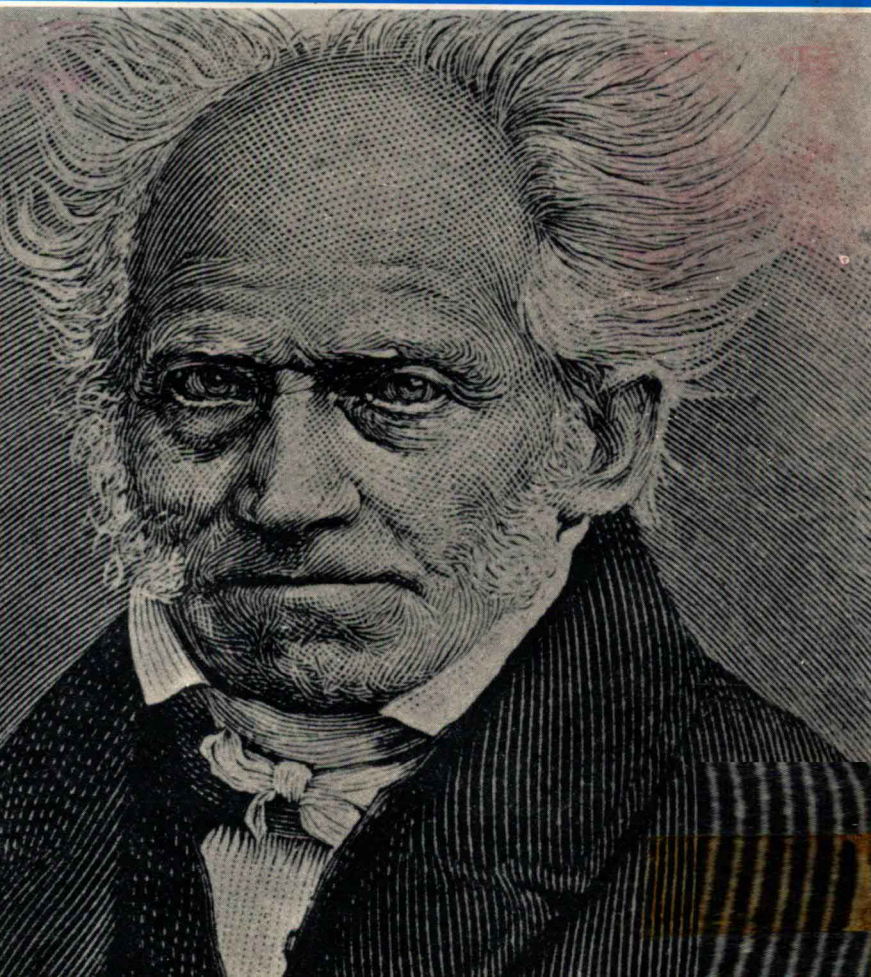


新潮文庫 67

叔本華選集

悲觀哲學家

叔本華 著 劉大悲 譯



新潮文庫

67

劉叔
大本華
大悲華
譯著

叔
本
華
選
集

志文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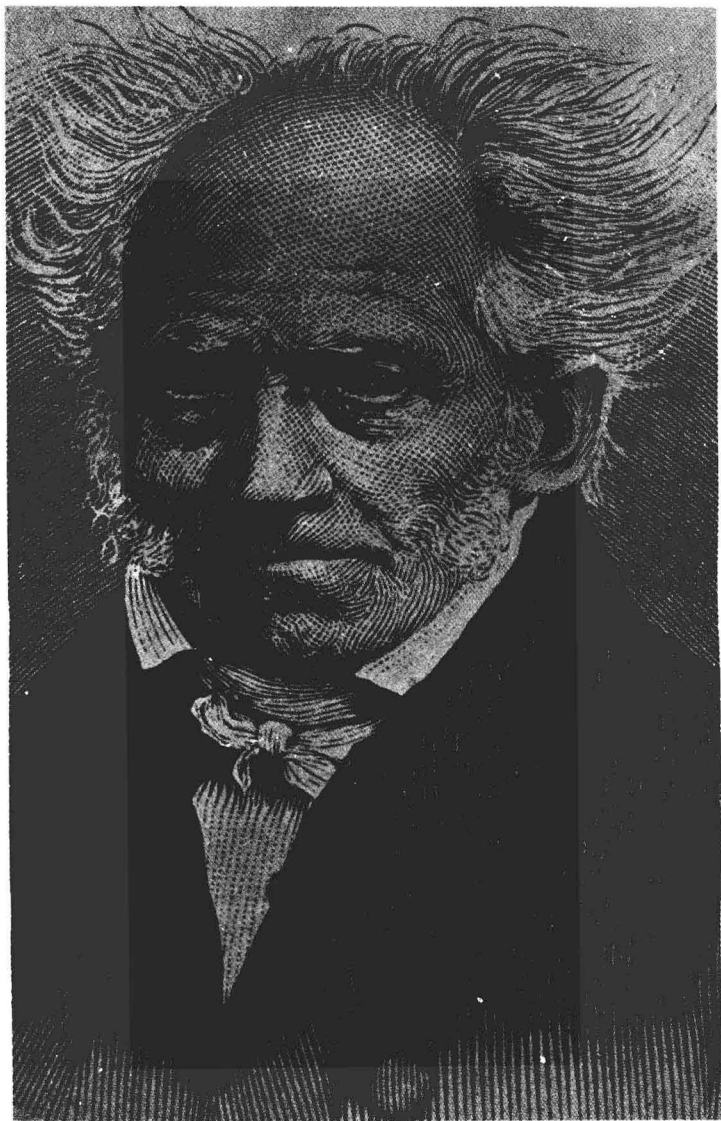
叔本華選集

新潮文庫 67

原著者	叔	本	華
譯者	劉	大	悲
發行人	張	清	吉
出版者	志文	出版	社
地址	臺北市天母一路40街8巷6號		
郵政劃撥	六	一	六三號
電話	八七一九一四一	八七一九一五一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月		
再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定價 55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叔本華(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

目 錄

譯者的話	一
英譯者序（叔本華的生平與思想）	五
兩個背景	五
兩個世界	八
意志世界和觀念世界	一八
悲觀主義的看法	二〇
一個堅定不移的人	二二
早年生活	二六
自我發現	三〇
晚年生活	三三
成功的因素	三六
出版的著作	三八

對本選集的解說·····	四〇
論存在的空虛·····	四三
論生活意志的肯定與否定·····	四九
關於宗教的對話·····	五七
論根本存在的不朽性·····	八一
論本體與現象的對立·····	九五
論哲學與智慧·····	一〇三
論心理·····	一二三
論宗教·····	一四一
論作品與寫作·····	一六五
雜論·····	一八三
叔本華年譜·····	二二三

譯者的話

一、本書譯自霍林道爾(R. J. Hollingdale)所選譯的叔本華論文和警語集。霍林道爾則譯自於叔本華原作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第二卷，霍氏選譯的原則有三，一是自己認為有興趣的東西，二是問題本身令人發生興趣的東西，三是可以作為叔本華思想方式代表性的東西。原作是多年積下來的，所以有許多重覆的地方，同一觀念，一再出現。霍林道爾根據上述原則，把書中重覆的地方、過時的觀念(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罵人的地方(罵黑格爾)刪去，將原作章節次序加以改變，並將原作三十一章縮為十七章，在正文前加上自己的序言，對叔本華思想背景，德國形上學問題的傾向，叔本華家世及個人生活狀況詳作介紹，對於了解叔本華思想，有很大幫助。

二、本書雖是根據霍氏英譯本而成，但英譯本有十七章，本書只選其中十章，其他七章：「論世界的悲苦」、「論自殺」、「論女人」、「論為自己思想」、「論道德」、「論法律與政治」、「論美學」，則未譯出，因為該七章已分別編入於新潮文庫廿八號「叔本華論文集」及另一部即將出版的叔本華作品。英譯的原有章節次序也略加改變。

三、叔本華的代表作爲「觀念世界與意志世界」，其他一切作品都是替這本書作註腳，Jarega and Paraliptomena也不例外，尤其是「論存在的空虛」、「論生活意志的肯定和否定」、「論哲學與智慧」等幾章爲然。

四、英譯者序寫得很詳盡，讀者應仔細閱讀，正如霍氏所說，要想了解叔本華哲學，必先了解德國傳統形上學問題，若能了解德國傳統形上學問題，就可以抓住叔本華思想的來龍去脈。英譯者對德國傳統形上學問題作了扼要的說明，尤其對康德哲學以後的兩個世界即本體世界和現象世界問題，從希臘的泰利斯到近代的洛克、休謨、柏克萊、康德等的思想源流，作了簡單的解釋，更從康德批判哲學中所謂物自體和現象的說法，點出叔本華思想的中心觀念，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叔本華自認他繼承康德思想，爲康德哲學中未曾解決的問題找到了解答，原來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最後發現人類的理性能力有限，只能解決現象世界的問題，根本無法解決本體界的問題，就是說知性能力無法接觸到本體界，於是康德另闢途徑，轉而從意志世界探現象世界之本源，乃開啓了道德形上學之路，也許從道德意志世界可以敲開本體世界之門。黑格爾仍循理性之光繼續探索康德所開啓的哲學路線，在叔本華看來，簡直是一套廢話，所以叔本華極端看不起黑格爾。於是叔本華從意志方面着手解決康德的形上學問題。他的「觀念世界與意志世界」一書，就是討論這個問題。所謂「觀念世界」或「表象世界」相當於康德所謂的「現象世界」，所謂

「意志世界」則相當於康德所謂的「本體世界」或「物自體」。不管叔本華是否真的解決了康德問題，但他所走的路是沒有錯的。所以叔本華的盲目意志說引致了哈特曼的無意義哲學發掘自我的內在，現在我們只知道所謂「無意識」是佛洛伊德所創，其實早在叔本華思想中就已提出了這問題。這一點是值得讀者特別注意的。英譯者還把叔本華的家庭背景，個人性格的形成和性格的特質以及生活的狀況等作有詳盡的說法，所以本書譯者在這方面不擬另加敘述。

五、本書收有兩篇關於宗教的文章，一篇採用論述形式，另一篇採取對話形式，對宗教的本質和特性以及宗教的實際功用，均有詳盡的說明和解釋，尤其是對話那一篇，藉兩個人的對話把贊成宗教存在與反對宗教存在的理由反覆論述，其中贊成和反對的理由都很中肯，毫無偏激的傾向，其對基督教的批評，也是根據事實而來。例如，他挖苦基督教神學的最後論證是火刑柱，並以白魯諾和文尼尼的事實為證，他認為古代沒有現在所謂的宗教，中世紀為基督教天下，但中世紀遠比古代殘忍，無人道，也能以十字軍、宗教戰爭、異教徒迫害和審訊等歷史事實為根據。

六、大家都知道叔本華喜歡罵人，尤其是罵黑格爾和女人，但是他的罵不是無的放矢。有人以為叔本華之罵黑格爾似乎是妒忌黑格爾之享大名而自己却沒沒無聞。誠然，叔本華相當好名，其好名之程度，甚至有辱哲學家的美名。可是，叔本華罵黑格爾和罵理性主義神學家施勒馬赫一樣，却是基於對理性主義的憎惡。他罵女人也不是討厭女人，實際上他的情感生活相當豐富，他

愛過不少女人，與不少女人發生過關係，但兩性之相交完全為意志所支配，而叔本華又認為擺脫意志束縛乃人生根本解脫之道，在這方面說，男人可以藉藝術、哲學、宗教等掙脫意志的陷阱，可是女人天生為日常生活瑣細事物所左右，這正是意念發揮力量之處，當男人將要擺脫意志束縛之際，女人往往在後面拖腿。所以，我認為叔本華的罵女人，至少一部份是形而上的罵。他在「論作品與寫作」一文中，罵那些大學教授們為金錢寫作，並說能在當世享名得利的作家，往往是思想空洞嘴裏胡說八道的人，而真正的天才却要等後世人發現，這也許有些憤世嫉俗之嫌，但實際情形也的確如此，每個時代的大天才都很少為當時人重視，能為當世人重視得享大名的人，往往只是庸俗之輩。

七、最後，譯者要聲明一點，就是本書所用註解都用「譯者註」三字表示，實際上其中有些註解是英譯者的譯註，可是有些原註譯者認為不必要，有些地方譯者認為需要加註的卻沒有註，所以譯者自己加註，註的種類有幾樣，看起來相當不方便，為了方便起見，統統用「譯者註」三字，並非譯者有意掠美。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譯者於臺北

英譯者序

兩個背景

本書是從叔本華最後著作中選輯而成的：包括論文、警語和思想。本書的目的是對不了解這些論文警語和思想的讀者，介紹德國形上學在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來的光輝和貧乏。

如果我們先了解叔本華那個時代德國形上學所探討問題的有關事物，因而了解有關他本人背景 and 經驗的某些情形的話，叔本華思想是不難了解的。兩者的聯合——個人問題和形上學語言中所表現的主觀態度——是最重要的。十九世紀其他文獻，大部份表現於小說、戲劇和詩歌方面，可是，在德國，却表現於哲學方面，同時，這方面包括了許多最富於原創性的東西。造成這種情形的，有許多理由，其中一個理由，當然是歌德的普遍影響力。我覺得蕭伯納一句格言很對，這句話告訴我們，「任何文化時期的第一個偉大藝術家，得到全部收穫，使後來的人只成爲拾穗者

，甚至比拾穗者還不如，只成爲辛辛苦苦在荒野中從事收割活動的傻子〔見Three plays for durians的序文中〕。十九世紀德國文學史，的確只是這句話所含眞理的例證。前一個世紀中期數十年中，沒有產生過什麼收穫，不過只是像春間的田野沒有收穫一樣；種子已經播下去了，只是還沒有到收割的時候。在適當時期，收穫一定會來臨，歌德碰上了這個時機，他收穫了一切。在通常所謂「文學」的每一方面，他都提供了典型的例證。Wilhelm Meister是小說方面的典型，浮士德第一部是戲劇方面的典型，Dichtung und Wahrheit是自傳方面的典型，Italienische Reise是遊記方面的典型，艾克曼(Eckermann)的「與歌德談話」——尼采認爲是最好的德語作品——是德國方面相當於包斯威爾所作約翰遜傳的作品①；爲數一萬三千以上的書信集，是這方面無人能够比得上的最偉大的書信集；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就，幾乎囊括了德語方面的全部。這種情形所帶來的結果之一是使有創造能力的智者，脫離傳統的文學範圍而在其他方面發展，尤其在哲學方面發展，歌德在這方面是沒有什麼收穫的；因此，歌德之後，德國在文化方面的世界知名人物，不應在小說家、詩人或戲劇家方面去找，應在哲學家中間去找：黑格爾、謝林、叔本華、費爾巴哈、馬克斯、尼采，是德國方面相當於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

○ 包斯威爾(Boswell 1740—1795) 蘇格蘭律師及作家，曾著Samuel Johnson傳。

巴爾扎克、福樓拜、狄更斯和馬克吐溫一流的人物。除非我們了解他們所用專門詞語的意義，否則，我們很難了解他們的思想，而他們的使用這種詞語往往產生一種爲小說界或詩歌界所沒有的非人格性和客觀性氣氛。例如，要想徹底了解黑格爾，便必須透過科學的外堡而進入內部的人格。那人格決定「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此爲黑格爾的著作——譯者)的結構和性質正如狄更斯的人格決定「我們相互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的結構和性質一樣。但是，並非所有德國形上學家都像黑格爾那樣的難於理解，只有黑格爾，在任何情形下都難於表達自己的思想，雖然有意反對一種不適當的用語，也徒勞無益：謝林的哲學，更顯然的，是創造這哲學者個人主觀態度的結果，叔本華顯然也是這樣的。在其他環境下可能表現於小說或詩歌或自傳方面的個人人格，這裏，表現在形上學的語言中，也表現於形上學所探討的永久性問題中。他們所面對的形而上問題是人類共有的，處理這些問題的個人主觀性產生一種特殊的「哲學」。所以，要想簡單輕鬆地閱讀叔本華哲學論文和警語，必須先了解他所討論的根本問題——他著作中所討論的問題——也必須先了解他採取現行方式討論這些問題的本身人格和背景方面的因素。假定有了這種種了解，那麼，了解叔本華就像了解奧威爾(Orwell)那樣容易②(而奧威爾之所以容易了解，正是因爲我們一旦開始閱讀他的作品，就了解他的問題是什麼，也了解他寫作這些問題的背景是什麼)。

兩個世界

讓我們從形上問題開始，也讓我們明白地認識，形上問題是一種真正問題，並不是某一閒散或過於精細者夢想的東西。讓我們回到哲學與科學的起始，讓我們回到泰利斯 (Thales)，回到傳統上認為的第一位哲學家 and 科學家，因為我們將在泰利斯的 thought 中發現叔本華所要解決的基
本形上學問題。

大家都相信，泰利斯的理論是認為一切東西「實際上」都是水。這種說法有什麼意義呢？爲什麼會有人認為一切東西「實際上」都是水呢？從表面上看來，這個理論表示公元前六世紀希臘人對物質世界的看法：意思是說，在四種元素中，每種元素都是第四種元素的不同形態：地是凝固的水、氣是稀薄的水、火（以太、東地中海灼熱的天空）是稀薄的氣或加倍稀薄的水。但是，如果只從這些物質名詞來看，這些話是無法解釋的：因爲這不但與五官的感覺抵觸，而且，也似乎無此必要。爲什麼不讓地仍爲地、氣仍爲氣、火仍爲火，像它們本身所表現的一樣呢？現在，無法解釋的是在慣用的語言方面；新的東西本是物理的語言，而爲要了解所指意義何在，我們必須

把它變回原始語言，卽形上學的語言。變爲形上學的語言以後，所謂「一切東西實際上都是水」這句話的意思便是：我們知覺世界的特性是它的雜多性，但這個雜多性不是根本的！從根本上看，世界是一個統一體。但是我們要注意，這個統一體與表面現象不同；表面現象正與此相反，世界的雜多性和這假設的目的，是表示這種雜多所含的虛幻性質。所以，在根本意義上看，所謂「一切東西都是水」這句話的意思是：雜多世界是表面世界；實際上，世界是單一的非雜多的。於是，在哲學開始萌芽時期，我們便發現一種主張，認爲有兩個世界存在卽「實在」世界和「表面」世界，認爲一切東西「實際上」都是「別」的東西，並非本身所表現的那種東西。如果我們願意稱泰利斯所用的物理學語言爲思想內容而稱這種語言的形而上基礎爲思想形式的話，我們便可說，科學思想與前於科學思想之間的區別，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大：思想的內容是新的，但思想的形式仍然一樣，卽認爲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感覺世界，另一個世界則神秘不可知。如果泰利斯說過「一切東西確是表面表現出來的東西」，那麼，思想的形式，將又是一番模樣。（

這種把世界分爲現實感覺世界和思想所顯示的超越「更實在」世界，很可能是思想活動的結果，卽存在於人類頭腦中的「思想世界」的結果。我們所知道的最原始人類，早已居住於這兩個世界中。根本觀念是：我在與我思。從這個觀念又產生第二個引申觀念：卽有另一個世界存在，亦卽我住於自己思想中的世界。這個「另一世界」之存在，是人類頭腦中思想存在的直接結果：由

於人類累積經驗，所以，這個思想世界變得更豐富，尤其是和那幾乎靜止的外在物質感覺世界相比時爲然。大地永遠包含着種種礦物、植物和其他動物；太陽每天上山下山，春夏秋冬每年周而復始；海水永遠一樣的漲潮退潮；甚至人類的變化也不大，新的一代很像老的一代；總之，自然是被知的領域，自然沒有產生神奇。可是，思想和想像世界却是動態的；它繼續擴展、變化以及增加新的形態和色彩。生物佔住了自然世界，但思想世界中却也有死的東西，尤其是「強有力的死者」，那些創始者和祖先；的確，在這個世界中，他們不再是死的，他們繼續活着，他們出現於夢和幻想中，他們是不朽的——在那另一世界中，我們不也是不朽的嗎？超自然者及其神鬼和天堂地獄，出現於思想和想像的第二個世界。從感覺世界中消失的過去，繼續留在記憶中——到底存在於什麼地方呢？存在於我們只在思想中才感覺到的另一世界。在那另一世界中，物質世界的束縛和限制消失不見了，我們擺脫了它們，可以做任何事情；不過，同時，也只有在這裏，我們才遇到真實的恐懼，才遇到那種當我們進入另一世界而完全逍遙其中時潛近於我們的恐懼。那麼，這第二個世界，這思想世界，竟然比物質世界更爲實在，人們竟然把這個世界看作唯一真實的世界，看作「實在世界」，這是不是神奇的事呢？一旦採取這一步驟，那麼，爲了「實在」世界的緣故，不是要剝奪物質世界的價值嗎？人們在物質世界中所發現的一切有用的或令人發生興趣的或令人恐懼的性質，不是要像歸於其真正本源一樣，一個一個地轉移到「實在」世界，因而物

質世界最後又失去一切價值和尊嚴而變成純粹妄想，變成掩蓋那另一「實在」世界的現象嗎？

在哲學產生以前，在一切合理思想產生以前，已經有這種分裂現象：即現象世界和實在世界。神話和原始宗教直接表現這種價值的轉移；哲學和矯揉的宗教更明顯地表現這點。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兩個世界的觀念，深深牢固在人類意識之中，即使那典型的世俗先知孔夫子，也假定兩個世界的存在，印度的佛陀、波斯的查那圖士特拉（Zarathustra）以及巴勒斯坦的以賽亞（Isaiah）都在不斷地宣揚這個看法。在愛奧尼亞（Ionia），這個觀念的內容，受到明顯的改變，不過形式還是一樣的：亞里士多德所謂「自然的探討者」開始表達科學和哲學的語言，更以否定方式解答所謂「世界是不是表現的那樣？」這個形上問題。「實在」仍然是潛藏在暗中的東西。泰利斯說，「實在」是水。赫拉克里圖斯說，「實在」是「永遠燃燒的火」，而「實在世界」則是一個永遠矛盾衝突和不斷變化的戰場：變化是「實在」；統一和永恆性只是「現象」。根據巴門尼底斯的看法，變化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是一種幻像：「實在」是不動的，是不變的。安洛撒哥拉斯（Anaxagoras）告訴我們，一切東西都含有四種元素，因此，水中也含有地、氣和火，只是水中所含這些東西的量與水的量比起來顯得很少而已：水表面看來是水，其實是地、氣、水和火的混合物。德模克里圖斯（Democritus）提出原子說或固體只是現象的說法。只有這個傳統——即認為外觀並非實在的說法——由於帶有德理達哥拉斯（Pythagoras）和恩辟